

5.15-5.21

本榜单根据凤凰传媒新华发行提供整理

虚构类

Top1

**雪人**  
[挪]尤·奈斯博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6年4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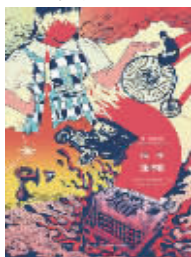


Top2

**我就要你好好的**  
[英]乔乔·莫伊斯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年4月

Top3

**暗夜独行客**  
[美]雷·布拉德伯里  
新星出版社  
2016年3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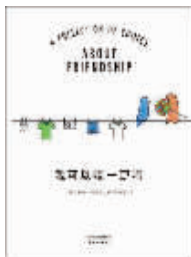


Top4

**孤独小说家**  
[日]石田衣良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年4月

Top5

**我可以咬一口吗**  
[美]莉兹·克里莫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6年4月



Top6

**月亮与六便士**  
[英]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2016年3月

Top7

**来信勿拆**  
[日]滨尾四郎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年5月

Top8

**和你在一起才是全世界**  
大柠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6年3月

Top9

**蝴蝶梦**  
[英]达芙妮·杜穆里埃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6年3月

Top10

**月亮是夜晚的伤口**  
[瑞士]罗伯特·瓦尔泽  
译林出版社  
2016年5月

非虚构类

Top1

**活着为了讲述**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南海出版公司  
2016年4月

Top2

**极简宇宙史**  
[法]克里斯托弗·加尔法德  
上海三联书店  
2016年3月



Top3

**伯罗奔尼撒战争**  
[美]唐纳德·卡根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年4月

Top4

**极简人类史**  
[美]大卫·克里斯蒂安  
中信出版社·新思文化  
2016年4月



Top5

**精湛**  
采铜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年4月

Top6

**台北女孩看大陆**  
郭雪筠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5月



Top7

**去山里盖座小屋吧**  
[日]中村好文  
南海出版公司  
2016年3月

Top8

**我的衣橱故事**  
于晓丹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6年4月

Top9

**人生忽如寄**  
梁实秋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6年4月

Top10

**自控力:和压力做朋友**  
[美]凯利·麦格尼格尔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年3月

# 一首诗里的那些游鱼

傅红雪

高中时有次语文考试,有道题要求写几个古诗名句,什么“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等等。很长一时间,我以为学习古诗词就是为了能记住和欣赏这些名句。

事实上,古人也很在意一首诗中能不能写出两句令人拍案称绝的。著名词人南唐后主李煜的老子李璟也喜欢玩诗弄词,也能吟出两句让人玩味再三的句子为乐事。有次他的宰相冯延巳写出两句“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皇帝很嫉妒,不无酸意地跟冯说,“风乍起,关你什么事啊,老冯?”老冯也是明白人,赶紧说,“唉呀,臣下这句太平常,跟万岁爷的‘小楼吹彻玉笙寒’完全不能比。”这种马屁就拍得好。

中国古代诗词研究名家顾随说过,一首诗里的那些名句,就像是水里的游鱼。这话说得好。这些名句描景、言情、咏志,往往精准到位,让人一见倾心,永生难忘,确实代表了诗人的高超能力。但古诗词中有些看似平常的句子,其高明处其实一点不亚于这些传诵千古的名句。这些句子显示的不是创作者(诗人)令人炫目的才情,而是细想之下更显得惊心动魄的用心,这些句子更显示出创作者巨大的克制与控制能力,是看似平静的灼烫的油,是地层深处压抑的岩浆。可以说,创作者的这种克制与控制,甚至是一种更高的文学能力。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唐代大诗人杜甫三吏三别中的《石壕吏》中,诗人平静地讲述一段旅途见闻,一次征兵事件:官吏来村里抓壮丁,老翁爬墙逃走,老妇开门接待官吏,最后老妇被抓走。诗人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只是尽量客观地写所见所闻,至于所感,一字不说。“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诗人来了,见到了,听到了,走了。一块石头投入水中,水花四溅,水纹一层层慢慢漾开,最后复归平静,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我以为,最后两句实在是高明极了。在这里,诗人没有像自己曾经做过的那样愤怒地跳出来控诉:“朱门肉肉臭,路有冻死骨”,也不



像白居易在《琵琶行》里那样自我感叹:“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也不像柳永在《雨霖铃》里那样直抒苦闷:“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诗人杜甫只是简单地交待自己天亮离开时,只能跟老翁一个人说“谢谢留宿,再见”。诗人把这段所见所闻白描出来,交给当时的读者,也交给今天的我们,而自己并不表达任何感受,不发表任何意见。这其实就是意大利作家翁贝托·艾柯说的“开放的作品”,让作品有一种开放性的品质,其实是一种高超的写作美学。

写出“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的大诗人 T.S.艾略特说过,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对自己写作的对象附加感情,就是为了保持作品更大的开放性吧。

我一直认为《喜剧之王》是星爷最杰出的电影,他在张柏芝拿凳子走向他要拍他前那一分钟里的表情,他的社区工作人员的身份,他的吊吊的裤子,他后来被姐姐放弃、脱掉西服走出来路过便当摊转头看了一眼当初死也要的便当时眼中的那种幻灭感,真是堪称神级的表演与设置。但我一直觉得最后他当卧底送外卖那段有点多余,既不给人警探片的紧张感,也不像他一贯的搞笑,更没有黑色幽默的含量。只是到了近年,才有点领会星爷这段的苦心,这实在是一种极大的克制。一个吊丝怀揣演戏的梦想,当个群众演员甚至演个死尸都开心得不行,眼看着马上到手的男一号梦想就要实现,没想到最后还是落得被无情放弃的下场。这时候,导演该给尹天仇设置什么样的情节呢?

想想大话西游第二部《大圣娶亲》,最后紫霞仙子死去,大圣脸上的表情与头上渐渐勒紧的金箍,以及对牛魔王一阵乱棒等情节设置,这种对于痛苦与愤怒的直抒胸臆固然让我们感同身受,大声喊爽,但我们离开影院之后呢?我的意思是爽过之后呢?所以,《喜剧之王》最后一段的剧情,对于观者来说也许未见得精彩,但对于作者(电影写作者,或者说导演)来说,其实是极高明的转移与克制。德国古典美学家莱辛在其美学名著《拉奥孔》里,探讨了古希腊雕塑《拉奥孔》为什么没有选择人物被大蛇缠绕咬时痛苦最强烈的时刻来表现,他的美学就是要克制和控制。

试读

从小读周作人,读俞平伯,读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两位长衫人物的袖里清芬,尽管都吹过欧风,淋过美雨,无恙的依旧是那一盏苦茶,那一抹古槐,朱丝栏间浮动的墨影永远是三味书屋和春在堂的疏影。说颓废,那是最后一代文化贵族的颓废;说闲散,那倒不是秦淮梦醒灯火阑珊的闲散;是钟鼎胸襟供养温山软水的脱俗。周作人给俞平伯的信有一封说:“陶渊明说读书不求甚解,他本来大约是不求很懂,我想可以改变一点意义来提倡它,盖欲甚解便多故意穿凿,反失却原来浅显之意了。”这是知堂一生盘桓心头的偏爱,做人作文从来不屑穿凿,不屑甚解。

——董桥《记得》

那么最后上面只剩下贪官加暴力镇压,下面剩下的就是愚民,愚民变成了暴民或者变成了刁民,这两个碰在一起就会大乱。

要说会“乱”,恰巧是把中间的道路堵死,把最温和的、良性的力量都镇压下去,把一些能够生产的、代表生产力的企业家全赶走了,吓走了,大家都用脚投票,最后既没有人生生产、创造财富,也没有人在里面斡旋,只剩下自以为大权在握的人,面对一群绝望的草民。

——资中筠《美国十讲》

追得太凶,爱情就跑得快,甚至把对方仅剩的一点好感,也赶得无影无踪。

——卢梭《忏悔录》